一、游戏人生　超世脱俗

—— 哲人的风采

从公元前 453 年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，史称“战国”。战国的命名，大概是因为战争在这一历史时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。战国二百三十二年，战争频仍，烽火连天，战争成为诸侯兼并争霸最主要的手段。另一方面，各国诸侯为增强争霸实力大都积极进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制度的改革，迫切需要多方面的、大量的人才。于是传统的宗族出身和政治经济地位限制突破了，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禁锢打开了，大批有才能有文化的士走上政治舞台。他们有的高居相位，如李悝、卫鞅、吴起、申不害等，充当改革先锋。有的成为名将，南征北战，如乐毅、白起、王剪。游说之士如张仪、苏秦，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谋求富贵，朝秦暮楚。高士如段干木、颜斶、鲁仲连，高洁尚义。侠士如聂政、田光，荆轲，视死如归。除此之外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涌现出一大批学士，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们著书立说，广聚徒众，成家成派，争相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，共同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最为人向往和津津乐道的“百家争鸣”的活跃局面。

“百家争鸣”不仅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空前繁荣，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天才思想家，如墨翟、孟轲、惠施、公孙龙、荀卿等，一时群星璀灿。而我们的庄子，当然是这璀灿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！

1.“贫贱不能移”

庄子名周，宋国蒙（今河南商邱市东北）人，其家世不可考，史籍无传。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369 年至前 286 年，与有名的战争狂人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尝为蒙漆园吏，即管理漆园的小官，因与其志趣不合，不久便辞职而去。此后从未出仕，大约终身为自由职业者。

因为没有固定职业,祖辈大概也没留给他丰厚的家产,所以庄子生活状况一直很惨。在庄子的时代。士这个阶层的人出路还是较多的。如上所述，士人可以去游说诸侯，鼓吹治国兴邦之术，一旦得逞，可以入朝为将相。例如苏秦，曾挂六国相印。次之是投靠权贵，做个门客。例如冯谈寄食孟尝君门下，吃饭有鱼，出门有车，还可供养家人。但这些庄子皆不愿为。另外，当时齐国东门外有个稷下学宫，招罗天下著名学者，列第为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孟轲、荀况曾先后去讲学。庄子“善属书离辞”,“其学无所不窥”,有盖世之才。按理说，他不愿出仕与暴君贪官同流合污，去稷下学宫讲学混碗饭吃总可以吧。但庄子认为，稷下学宫那班学者整日摇唇鼓舌。喋喋不休地争论一些诸如“卵有毛，鸡三足”之类

的事情，实在无聊得很，所以也没有去。

庄子究竟穷困潦倒到什么地步，史书不存。不过从庄子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一点儿蛛丝马迹。他曾垂钓于濮水，可能是为了辘辘饥肠。他也曾同弟子行于山中，可能是砍樵换米。尽管如此辛苦，饿饭的时候也是有的。据《庄子·外物》记叙：

> 庄周家贫，故往贷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“诺，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”庄周忿然作色曰：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。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：“鲋鱼来，子何为者邪？对曰：我东海之波臣也，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”周曰：“诺，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扬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”鲋鱼忿然作色曰：“吾失我常与！我无所处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。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。”

庄子穷到了告贷无门的地步，仍然对监河侯的无理予以辛辣的讽刺。

庄子告贷，监河侯非但不予救济，反而以其将得封邑百姓之租税骄人，并以“将贷子三百金”戏弄庄子。由此可见当时统治者对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士人的敌视和仇恨。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要保持清白不丧失人格，又是多么艰难！

庄子“忿然作色”回击监河侯这个流氓。他说昨天于车辙中见一鲋鱼，为“东海之波臣”，欲求斗升之水活命。而他称要南游吴越之王，然后激西江之水迎鲋鱼回东海，实际是见死不救，因此遭到鲋鱼“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”的痛斥。庄子用这则寓言，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对正直清白不为其所用之士赶尽杀绝的狼子野心。

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，庄子对他自己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的原因是清楚的。《庄子·山木》记载说：

庄子衣大布而补之，正凉系履而过魏王。魏王曰：“何先生之惫邪？”庄子曰：“贫也，非惫也。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惫也。衣弊履穿，贫也，非惫也。此所谓非遭时也。”

“非遭时也”，一语道破真机！

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衫，脚上是一双麻绳绑着的草鞋，庄子这衣履不完的样子，魏王认为是“惫”，庄子自称是“贫”。“惫”和“贫”的辨析，表现了庄子“贫戏不能移”的高贵品格。他清醒地认识到，他的贫困是他所处的那个黑暗社会的“昏上乱相”造成的。

2. 游戏人生

黑暗社会的压迫和贫穷的困扰，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，但对庄子来说并不算什么。衣履不完，饥肠辘辘，改变不了他对人生的豁达乐观。在主观世界里，庄子常常幻想“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在现实生活中，庄子与朋友和弟子交游，充满了艺术情趣。

惠子是庄子的老朋友，二人互相过从，友谊很深。他们共同探讨哲学，切磋琢磨，有时还进行辩论。例如《庄子·秋水》所记：

庄子与惠子游于康梁之上。庄子曰：“鲦鱼出游从容，是鱼之乐也。”惠子曰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庄子曰：“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”惠子曰：“我非子，固不知子矣。子固非鱼也，安知鱼之乐全矣。”庄子曰：“请

循其本。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”

在这里，与其说两人争论认识上的感知问题，还有如说是欣赏水中之鱼。“我知之濠上也”,唯庄子能出此妙语 惠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，好与人辩论“坚白异同”等逻辑问题，多占上风，但他哪里是庄子的对手。

惠子死后,有一次庄子经过他的墓地,大动怀旧之情,就给随从的人讲了一个“运斤成风”的故事。故事中有个楚国人鼻子上涂了一点薄如蝇翅的白粉，请一个名叫匠石的用斧子砍下去。匠石抡圆斧子一下下砍去，楚国人泰然自若，白粉被削得一干二净，鼻子一点儿也没受伤。宋元君闻知此事也要试试，就把匠石请入官中。匠石说，我是有这样的本事，不过我的老搭挡死了,再也没人能跟我配合了。惠子生前,庄子跟他辩论时感到充满了活力和智慧，而今感到了孤独和悲凉。

自春秋孔子开创私人收徒讲学之风气以来，学者纷纷效法，到战国时期，号称“百家”。庄子祖述老子的学说，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，博大精深，当然也有弟子相随问学。庄子同弟子的关系特别融洽，弟子有疑问，他总是以妙语作答。

据《庄子·山木》所述：一次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到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，而伐木者只在树的周围观赏并不动手。庄子上前问其缘由，答曰这株大树因其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。庄子出山后住在老朋友家里，主人命仆人杀鹅款待。仆人请示说：“一只鹅能鸣叫,一只鹅不能鸣叫,该杀哪一只?”主人说：“杀那只不能鸣叫的。”庄子的弟子对此大惑不解,问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庄子说：昨天山中之木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，今日主人之鹅因不成材（即不能鸣叫）而死，先生您将作何选择？”庄子会心一笑说：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”

与朋友相处，其乐融融；与弟子相处，亦其乐融融。庄子不仅有一代哲人的天才智慧，而且有普通人对人生的挚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潇洒而不失天真，诙谐而不失机智，其风范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。

3. 超世脱俗

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道家的代表人物，庄子也曾与诸侯交接。比如他“衣大布而补之，正庸系履而过魏王”，往见鲁哀公、赵文王。不过庄子往见的目的，不是求职谋官，而是去教训他们。至于诸侯以高官厚禄相诱，他是从来不买帐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记载说：

> 楚威王闻庄周贫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！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这段记载的内容皆出于庄子的著作而略有出入。司马迁从《庄子》一书中选出这样的故事写进《史记》，是独具匠心的。

千金厚币，不为不重；卿相之位，不为不尊，二者都是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无法得到的。为此有多少人出卖灵魂，出

卖人格，甚至铤而走险，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。但在庄子看来，千金犹如粪土，位居卿相就象做了郊祭之牲，任人宰割。以个人的自由甚至身家性命去换取功名利禄的人，是再愚蠢不过的了。

庄子终身不仕,就是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:“无为有国者所羁”;“以快吾志”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庄子是非常清楚的。唯其如此，庄子才笑傲诸侯，终身甘居草泽。

庄子不仅对现世的功名利禄视之如敝履，而且对传统的礼法制度也不屑一顾，同样有惊世骇俗之举。

按照传统的礼法制度和习俗，丧葬是一件大事。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，战国时期还存在着野蛮的殉葬制度，贵族富豪死后都用大量的珍贵物品随葬。贪生怕死是一种普遍心理。

庄子认为，天地万物皆生于道，人也同样。因此他把人的生死比作天之昼夜，生叫做“天行”，死叫做“物化”或“悬解”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人生于道而死后归之于道，所以乐生恶死实在没有必要。尤其是人幻想死后还享受生前的快乐，实在是愚蠢极了。

正因为有着这样豁达的生死观,所以庄子的妻子死后,他竟箕踞鼓盆而放声高歌，为妻子的“悬解”而深感欣慰。他自己临死之前,听到弟子们要厚葬他就说:“我以天地为棺椁，以日月为连璧，以星辰为珠玑，以宇宙间万物为随葬品。如此我的葬具齐备，我还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呢?”

生不足恋,死不足惧,两相比较,死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一次庄子到楚国去，路上见到一具髑髅不应，他就援之为枕而睡去。夜半,髑蝼托梦于庄子说:“死后上无君下无臣,四时

的劳作也都不干了。死后与天地共存，其快乐是活着南面称王都无法相比的。〞庄子在这里表现了他对生死的达观，说者或据此指责他消极厌世，未免失之偏颇。

庄子人格高洁，卓然独立于世。其生平事迹别具传奇色彩。可惜所存史料不多，实为千古憾事。好在他的一部洋洋洒洒的大著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，可使我们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跟他沟通，从中领略他那博大的胸怀和照人的风采，从中探掘智慧的宝藏。

二、超越时空的境界

——大道皇皇

在汉语中“道”是一个义项较多,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儿。这其中的原因，恐怕与汉民族的文化特点有关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，“道”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做人有做人之道，治学有治学之道，养生有养生之道，如此等等，人们执着于“道”的追求。汉民族重道的文化特点,还影响到其他民族和国家，例如日本，有书道、茶道等。现代日本围棋界，还出现了一个“求道派”,例如武宫正树的“宇宙流”。

但在中国思想史上，道不是道术的意思，而是一个哲学范畴,并且在不同的学派中有不同的涵义。孔子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,是说早晨闻知了道,就是晚上命归黄泉也心满意足了。可见，孔老夫子是个求道派，也是个殉道派。庄子和老子，都把道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作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的核心，以致后世老、庄并称，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，名之曰“道家”。

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，但有所创新。大体上说，庄子论道，不象老子那样重视道的本体，那样重视道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作用，而是把道化为一种人生可以达到的境界——一种空灵明净的境界。更有意义的是，庄子具体描绘了道的境界，分析了修道的过程，介绍了修道的方法，还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得道者形象。庄子的哲学，实际是人生哲学。

1. 道与道的境界

庄子论道的本体，文字不多，且散见于全书各篇，比较集中的是《大宗师》中的一段，摘录如下：

> 夫道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地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

这段话对道的描绘相当完整，但比较抽象，我们还是联系庄子对道的其论述来分析它。

“道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”，关键是“情”、“信”二字。《齐物论》说“可行已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”，指的就是道。其中“已信”对“其形”，“有情”对“无形”。《秋水》中河伯问：“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围，是信情乎？”成玄英疏云“信，实也。”《应帝王》中蒲衣子说泰氏“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”，成玄英疏云：“信，实也。”上引三例，均证“情”、“信”同为真实之意。“无为”即无所作为。“无形”，即看不见、摸不着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道虽然无所作为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他是真实存在的。

“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”，这话似乎有矛盾。《知北游》中无始说“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

道不可言,言而非也。”又说“:有问道而应之者,不知道也。”道不可闻，不可见，不可言，有人问也不能应，靠什么手段传呢 我们看一个传道的例子吧。《人间世》中,孔子对颜回说“:若一志,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,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，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。”颜回听后习之，果然得道。由此可见，传道是传得道之术，受道是受得道之术。道虽然不可见，但学到得道之术，通过修养，就可以得道。

“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”,是说道是永恒的，自生自存的，只知道它在没有天地之前就存在了，而不知道它的起始。道无始无终。哲学家们总喜欢追求世界的本原,但庄子不以为然。《齐物论》说“: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”,“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”。从道的角度看,本无所谓始,当然也无所谓终。所以，追求始终是徒劳的。

“神鬼神帝,生天生地”,着重强调道的力量和作用。殷、周以来流行的神创世说，在这里受到了挑战。那一向被认为神通广大的鬼和天帝，其神通远远不及于道。那一向被人跪拜的天地，也是道的产物。

“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”。“太极之先”,即太极之上。“六极”,东西南北上下的极限。郭象解释这句话说“:言道之无所不在也，故在高为无高，在深为无深，在久为无久，在老为无老。无所不在，而后在皆无也。”郭说可从。概言之，道是越乎时空的。

道不仅“生天生地”就了事，它还产生万物。在《知北游》中，孔子问道于老聃，老聃说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夫道，窅然难言哉！将为汝言其崖略：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，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。故九窍者胎生，八窍者卵生。其来无迹，其往无崖，无门无房，四达之皇皇也。

“听然”,深远的样子;“崖略”,大概。老子说: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庄子说:“昭而不道”,二人都认道不可言。老聃即老子。老子在这里说：“夫道，窅然难言哉”、也是讲道难以用语言表达。不得已而言之，他也只能给孔子讲个大概。“昭昭”,形容明亮;“昏昏”,形容昏暗。从宇宙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看，开天辟地、万物昭彰的景象，是从浑浑沌沌的远古演变而来，有形之物从无形中来，精神生于道，形又生于精神，万物又以各种形态相互转化。所以九窍的人和动物是胎生的，八窍的动物是卵生的。而道本身则来无踪迹，往无崖际，没有来源，也没有归宿，无所不通，无限宽广。

老子论道生万物，不是直接生出万物，而是赋于万物以神。“万物以形相生”，道是原动力。万物互相转化，道不离其中，所以，道不象霹雳闪电那样捉摸不定，也不是空中楼阁而高不可攀。在《知北游》中，东郭子向庄子问道，两人有一段对话如下：

东郭子问于庄子曰：“所谓道，恶乎在？”

庄子曰:“无所不在。”

东郭子曰:“期而后可。”

庄子曰:“在蝼蚁。”

曰:“何其下邪？”

曰:“在稊稗。”

曰:“何其愈下邪？”

曰“：在瓦甓。”

曰“：何其愈甚邪？”

曰“：在屎溺。”

东郭子不应，庄子曰：“夫子之问也，固不及质。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，‘每下愈况。’汝唯莫必，无乎逃物。至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”

道无形而不可见，东郭子不知道在哪里。当庄子告诉他“无所不在”时，他仍不明白，便要庄子举个例子。庄子依次举蝼蚁、稊稗、瓦甓、屎溺，东郭子觉得一个比一个卑下。庄子见东郭子“拘于形”而不能自拔，问话也问不到点子上，只好换一个角度举例说，司正、司获二人问负责市场管理的“监市”,怎样测知猪的肥瘦“监市”告诉他们‘每下愈况，”即用脚去踩猪腿，猪腿愈往下愈能反映猪的肥瘦。庄子借“每下愈况”这个例子，说明道在屎溺那样卑下的东西中都存在，当然是“无所不在”了。因此，庄子要东郭子不要绝对化，不要以为道象实体物质那样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空间，因为道内化于物之中。

道无所不在，大到“太极之先”、六极之下，小到蝼蚁、稊稗、瓦甓、屎溺之中。物离不开道，道也离不开物。

庄子作为哲学家，把目光投向无限的时空，但他不把探求宇宙的本原及其发展为终极目标，而是把道化为心灵的境界，把道作为解决现世人生问题的法宝。人一旦得道，精神就无限升华，向宇宙无限扩展。

道的境界是奇幻无比的，人活跃于其中，兹举例如下：

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。（《逍遥游》）

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（《逍遥游》）

至人神矣……。若然者，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无变于己。（《齐物论》）

圣人不从事于物，……而游乎尘垢之外……旁日月，挟宇宙。（《齐物论》）

……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。（《大宗师》）

乘夫莽眇之鸟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，以处圹埌之野。（《应帝王》）

以上所引，活跃在道的境界中的是人，但不是凡夫俗子，而是“至人”或“圣人”。所乘御的对象名称不一，或抽象为“天地之正”“六气之辩”，或具体为“云气”“飞龙”“日月”、但都是“莽眇之鸟”。所游之处，不管是“尘垢之外”，还是“四海之外”，都是“无何有之乡”。可见在道的境界中，除了人是真实的之外，其他一切都是虚拟的或虚化的。所以，道的境界不存在于客观世界，而存在于得道者的心中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即人的主观精神摆脱了客观束缚所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常常为生活空间的狭小而苦恼，为理想的破灭而压抑，为匆匆白了少年头而感伤。更有生活的重负，工作的繁忙，人际关系的微妙等等，压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。这些在人间世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在人进入道的境界后都不存在了。人的精神从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，到无限的时空中尽情飞扬。

在充满自由的道的境界里，人终于打碎了一切精神枷锁，现实生活中失去的东西，在精神上得到了补偿，所以，庄子

所描绘的道的境界，开拓了人的精神却空间，对失去了自由的芸芸众生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
2. 修道的过程

道给人生展示了无限的光明,于是人就反遣作为最高目标去追求。

在《大宗师》中，女偊得道了，年长而相貌显得非常年青南伯子葵便向女偊问道，女偊给他讲了修道的过程。女偊说：

> 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凡之道，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，参日而后能外天下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而后能见独；见独而后能无古今；无古今而后能不死不生。

“守而告之”，旧说女偊守卜梁倚而告之，闻一多先生校为“告而守之”，与下文“吾又守之文法一致，其说至精。在说修道的过程以前，女偊要南伯子葵先消除一个误解。他举例说，卜梁倚有圣人之才，他要用圣人之道对其教诲，人们就以为卜梁倚或许由此得道而成为圣人，其实不然。因为道无形无名，“可传而不可得”。他强调修道重在“守”字，告诉卜梁倚他自己对修道过程的体验：“守”了三天之后，就把天下置之度外了。然后又“守”了七天，就把人间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了。然后又守了九天，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一把生命置之度外，心灵就象早晨旭日东升的万里晴空一样，清

澈明朗,豁然贯通。进入这一境界,就能见到无为的大道,突破时空的限制,无所谓古今生死,与大道永存。

由此可见,修道的关键在于“守”的功夫。“守”,然后才能“外”,前者是手段,后者是目的。在《知北游》中,大马之捶者年已八十高龄,但锻打出来的钩尖如毫芒。他向大马,即大司马介绍自己的经验说:

> 臣有守也。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,于物无视也,非钩无察也。

这捶钩者的“守”,就是“于物无视也,非钩无察也”,即把精力全部集中存捶钩上。修道的“守”也是如此,心志纯一,收视反听,守心性而不务外。打个比方说,修道就象作战守城,把“天下”、“外物”、“生死”、“古今”等一切都看作敌人,一个也不放进来。

女偶所述修道的过程,论者或分析为修道的七个层次。其说可商。修道要“守”,以得道为最高目标。“守”到“外生”阶段,就进入“朝彻”境界,在这个境界里,就见到大道了。所以,“外生”以后,就不再出现“守”字。“朝彻”、“见独”、“无古今”、“不生不死”,共同构成修道的最高层次,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得道时所呈现出来的心态的描写。这样看来,修道的过程只有三个层次:“外天下”为第一个层次,“外物”为第二个层次,“外生”为第三个层次——最高层次。

“外天下”,即“遗其世故”,摆脱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。换言之,就是不追求个人的社会价值,抛弃功名。在《田子方》中,孙叔敖做令尹,三起三落而不喜不忧。肩吾对此疑惑不解,孙叔敖就对他说:

> 吾何以过人哉!吾以其来不可却也,其去不可止也。

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，而无忧色而已矣。我何以过人哉！

且不知其在彼乎？其在我乎？其在彼邪亡乎我，在我邪亡乎彼。方将踌躇，方将回顾，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！

孙叔敖声称自己与常人实无两样，只是把令尹之位看作来不可却，去不可留而已，因而三去令尹而面无忧色。但他的思维方式很特殊。他不知道得失发生在令尹之位上，还是他自己身上。如果发生在令尹之位上，就与他本人天关；如果发生在他本人身上，就与令尹之位无关。他在主观上把他本人和令尹之位截然分开，是由于他守其心性而进入了“外天下”的境界。问题不在于令尹之位客观上的得与失，而在于主观上的得与失。所以孙叔敖非但“面无忧色”，而且“方将踌躇，方将回顾”，如同解牛的庖丁，从容自得向四处张望。

“外物”即“不为物役”，不沉湎于财货、饮食、男女、声色之中，超然物外。在《知北游》中，𣎴缺向被衣问道。被衣说：

若正汝形，一汝视，天和将至；摄汝知，一汝度，神将来舍，德将为汝美，道将为汝居。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坎。

被衣的话刚说到一半，𣎴缺竟呼呼地睡着了。被衣见状大喜，就一边唱歌一边离去。歌词如下：

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实知，不以故自持。媒谋晦晦，无心而不可与谋。波何人哉！

被衣向缺传道，一要𣎴缺端正形体，集中视觉，自然和顺就将到来。二要𣎴缺收敛心智，不辨万物，神明就将到来。只要𣎴缺做到这两点，就会美德在身，修得大道，就会象初生的牛犊一样，憧憧懂懂地拜四方而不求何故。𣎴缺睡去，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